春秋左傳杜注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八

華亭姚培讜學

襄公

傳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伯車秦伯之弟鍼也成而不結不結固也傳爲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跳直彫反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

經 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衎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爲叛也○甲午衛侯

衎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例○夏晉侯使荀吴來聘吴荀偃子○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卿會公侯皆應貶方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駮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貶之○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痤才何反○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未同盟而赴以名○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夷儀歲之成叔向命名行人子員欲使答秦命○員音云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次當行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為大夫何以

黜朱於朝（黜退也）撫劒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褰裳也○暴蒲卜反御魚呂反）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於治）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心競為忠而撫劒拂衣）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行為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私欲侈則公義廢○侈昌氏反）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使為己求反國○鮮音仙為去聲）辭（辭不能）敬姒強命之（敬姒獻公及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

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國〕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不得止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走從近關出。○瑗，于眷反〕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弑剽〕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甯喜也。受命在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使，去聲〕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而無憂色

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猶如故）若不已。死無日矣（已止也）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多不過亡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之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甯子出舍於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子叔衛侯剽言子叔剽無謚故）

○孔疏此剽是穆公之孫黑背之子。於獻公為從父昆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侵鄭傳云衛子叔黑背侵鄭是黑背字子叔即以子叔為族也。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云衛子叔來聘是舉族而稱之也今云殺子叔為剽無謚故稱族也

書曰甯喜弒其君

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發之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林父專制而衎入義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王氏錫爵曰林父親逐其君君入又據邑以叛其罪寧專祿周旋已乎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頷搖其頭言衎驕心易生○頷户感反以首肯見意也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諸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之公闕文子于[illegible]

喜之言故怨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所怨在親親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行居謂守也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

○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叛故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茅氏戚東鄙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鬼也以殖綽為惡鬼而責其子反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蒯慙父言更還逐殖綽圉衛地○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有圉城雍鉏獲殖綽雍鉏孫氏

臣復怨于晉為下晉討衛張本

○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前年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三十二卅○先夫聲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知國政讓不失禮

○晉人為孫氏故名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

子來聘名公也名公爲澶淵會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今屬安豐郡○雩婁故城在今江南鳳陽府霍邱縣西南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城麇之邑○麇九倫反頡户結反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戌音恤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正曲直也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囚曰頡遇王子弱

焉（弱敗也言爲王子所得）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戌城麇（印堇父鄭大夫○堇音謹）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主作辭令之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堇父必不得）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此堇父可得）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堇父傳稱子產之善）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

以討衛疆戚田正戚之封疆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今戚城在開州北七里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會公侯向戌不書後也後會期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至○劉氏敞曰此皆不見信於經無以見之於是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討其弑君伐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女音汝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士獄大夫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欲共請之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國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賦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太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

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違遠於晉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不同故拜二君辭異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爲林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戍三百人爲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周書太子晉解曰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予不疑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衛侯雖別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爲臣執

君○將七羊反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唯言七穆○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僑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騑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孔疏世族譜云子羽其後為羽氏羽師頡是其孫此非行人子羽公孫揮也譜以公孫揮為雜人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入宮夕見母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公惡而婉佐貌惡而心順大子痤美而很貌美而心

很戾○很胡懇反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句戍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戾方計反孔疏內師者身爲寺人之官公使之監知大子內事爲在內人之長也秋楚客聘於晉過宋上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大子知之○謂與楚客舊相知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大子也○夫音扶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伊戾爲大子內師不行恐內侍廢闕○遠去聲共音恭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爲大子反徵驗也○欿口感反而騁告公騁馳也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

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徵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母弃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婉也）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讙也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亨普彭反）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氏猶家也言夫人家之馬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爲錦馬之先）曰君之妾弃使其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

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致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諫大子所以無罪而死

○鄭伯歸自晉請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得罪使夏謝不敏夏子西名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荊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

向戌將平晉楚（平在明年）聲子通使於晉（為國通平事）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也）

辜病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今大禹謨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解自寬暇故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憚用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厭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飫於據反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

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殿後軍）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窕敕堯反）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麗平聲）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猶言不喜此人）雍子奔晉晉人與之

鄐（鄐晉邑。鄐許六反）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陳去聲）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降戶江反）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雍於勇反）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

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今在河南歸德府永城縣南）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事見成七年○罷音皮）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賁扶云反○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有苗亭）以爲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惟在中軍○陳去聲下同）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爲陳）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易以豉反行戶郎反）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

繆

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熸子潛反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為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材能比叔向○陸氏粲曰令其祿秩比叔向也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恚欲報之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爲許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明年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貪冒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逞快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釁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釁勇貪名之人非能爲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嗇是吝惜之名故爲貪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南里鄭邑○墮許規反○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南五里有地名南里涉於樂氏樂氏津名○今在新鄭縣境洧水濟渡處也門于師之梁鄭城門

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於氾城下涉汝水南歸○縣音懸氾音凡）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而後葬之）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之衰）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來聘）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

○齊人城郟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廪丘奔晉

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今在山東東昌府范縣東南七十里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在今范縣東南新安村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今山東兗州府鄆城縣西高魚鄉是其地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開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匄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比類宜見討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經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歃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晉楚始同主夏盟。○衛殺其大夫甯喜。甯喜弒剽立衎，衎今雖不以弒剽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為文，書名也。書在宋會下，從赴。○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答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王氏樵曰：今案書弟，罪衛侯也；書鱄出奔於殺甯喜之後，見鱄為喜出奔，非以罪鱄也。其罪鱄奈何？重於失信，而不知兄弟之恩之尤重也；不忍負甯氏，而不知君之尤不忍離也。○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今長歷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誤）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喪去聲）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衆出（出受封）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偽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封字）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

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慶封不知此詩爲己言其闇甚。爲明年慶封來奔傳。○稱去聲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 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及此反國也 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 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 祇成惡名。止也。祇適也。○祇音支 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勿與音預 使攻甯氏。弗克。皆死。無地及臣皆死 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爲孫氏所殺 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不書。非卿也 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

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行會于宋爲明年石惡奔傳○衣枕斂並去聲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甯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以治國。○沮在呂反且鱄實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肯留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還託於木門。木門晉邑。○穀梁傳曰。織絢邯鄲。則木門當在邯鄲之境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鄉去聲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己出。欲仕無所自愬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仕終身。○此敘事辭。非鱄自言公喪之如稅

服終身稅即繐也喪服繐縗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為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禮曰月已過聞喪而追服謂之稅稅讀繐音歲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孔疏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也杜以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故引論語明其大小通稱邑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贊佐也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文子大叔儀○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

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蠹害物之蟲）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今不可不許）弗許。楚將許之。以名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

難之乃旦反下同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爲多文辭○舉記錄之也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衞石惡至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己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楚之要言戊辰滕成公至亦小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見音現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而使之楚君

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朝楚）

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馹傳也謁告也○馹人實反傳陟戀反）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子皙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伯夙荀盈）曰楚氛甚惡懼難（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爲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

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 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犁 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 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 信亡何以及三 爲明年子木死起本○信亡則志不立失志必死不久 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 單盡也斃踣也○猶云皆不得其死孔疏前覆曰踣謂倒地死也 若合諸侯之

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按孔疏謂不唯病害而已必至于死也又說云言弭兵而自刼盟是食其言也楚人食言尚不自以爲病亦通）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名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僭不信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爲楚所病則欲入宋城）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爲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孔疏夫謂宋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不能得宋死力也）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舉也）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國故。與音預）叔孫曰邾滕人

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貶之。○劉氏敞曰。豹不氏。乃一事再見。卒名之例。左氏之說非也。晉楚爭先。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狎更音庚。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辭。○只。之氏反。非歸其尸盟也。尸主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辨具。○辨。皮莧反。楚爲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楚主盟。○楚爲晉細。言楚今自同於小國。任晉之細事。乃先楚人。書先晉。

晉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也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

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産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從去聲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名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子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賁音奔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簀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閾門限使人趙孟自謂○第側里反子西賦黍苗之

四章 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 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推善於其君 子產賦隰桑 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何如 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 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 子大叔賦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 印段賦蟋蟀 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 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 公孫段賦桑扈 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 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 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敖五報反 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

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爲三十年鄭殺良霄傳○侈昌氏反稔而甚反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降胡江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樂以安民○樂與民同故民得其安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

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厭平聲)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司主也○己音記)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

阿向戍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也○今詩周頌向戍之謂乎

善向戍能知其過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

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无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

東郭偃姜之弟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請老于崔濟南

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氏城在今山東濟南府章邱縣西北二十五里俗呼古城崔子許之偃

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成

與彊怒欲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

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

以告夫子謂崔杼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嫳慶封屬大夫封以成彊之言告嫳。嫳普結反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為崔杼所弑崔之薄慶之厚也崔敗則慶專權他日又告成彊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難去聲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

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衆居短垣內以守）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東郭姜）嬰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嬰爲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而）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辟亦婢反）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

○楚薳罷如晉涖盟（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罷音皮）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大平君子也）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

○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為齊莊公服喪○賃女鴆反冬楚人名之遂如楚爲右尹傳言楚能用賢○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為災而書○夏衞石惡出奔晉甯喜之黨書名惡之○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羯居謁反○冬齊慶封來奔崔杼之黨耆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十有一月公如楚為宋之盟故朝

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慎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之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枵許驕反孔疏歷書稱木精曰歲星火精曰熒惑土精曰鎮星金精曰太白水精曰辰星此五者皆右行于天二十八宿則著天不動故謂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緯言若織之經緯然也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丑子亥北方之辰也次之與辰上下相值故云星紀在丑玄枵在子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玄枵虛也孫炎曰星紀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虛在正北北方色玄故曰玄枵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十八年在亥至此年十一年耳行未及周此年當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也以有時菑陰不堪陽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温無

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菑音災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孔疏二十八宿分在四方方有七宿共成一象東方為青龍之象西方為白虎之象皆南首北尾南方為朱雀之象北方為玄武之象皆西首東尾歲星木精木位在東方東方之宿為青龍之象故歲星亦以龍為名焉龍行疾而失次出于虛危宿下龍在下而蛇在上是龍為蛇所乘也歲星天之貴神福德之星今被乘勢屈是不能祐其本國之象故知宋鄭饑也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天之分野卯為大火辰為壽星大火房心為宋分壽星角亢為鄭分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三宿女虛危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薊縣○薊音計今

京城東偏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以宋盟釋齊秦○與音預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賄以副己心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丘盟在二十五年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碏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從去聲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來朝非宋盟宋盟唯施於朝晉楚

○秋八月大雩旱也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

侯其不免乎不免禍日其過此也往日至晉時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廷往也○廷于況反勞去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班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為三十年蔡世子班弒其君傳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告晉而行

○為去聲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還音環今吾子來寡君謂

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否]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鎭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祿也]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易以豉反]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與音預]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

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震下坤上復之頤䷚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得頤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上應在三。三亦陰爻。遠而無應也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朝以復其願而弃其本不脩德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遠。又無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幾。平聲。以易有十年不克征之語。故云。此行楚康王卒。至昭四年。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距今八年也吾乃休吾民矣休。息也。言楚不能復為害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裨竈。鄭大夫。○裨。婢支反歲弃

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饑裨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帑音奴○孔疏鶉火周分鶉尾楚分歲星客在玄枵惟衝鶉火而鶉尾亦有咎者蓋以歲星漸西衝則漸東尾之於鳥猶是一身故衝其身而及其尾也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外僕掌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

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刑法也）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怠解也）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說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告子孫）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為政以付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嫳家）

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孔疏崔氏之亂但是莊公之黨崔氏以之為賊當時辟難並悉出奔崔氏既亡慶封名令還國故言使諸逃亡之人得賊名而出者以己情告而悉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子之慶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言舍欲妻己]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己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斷音短惡音烏]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弒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讐]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先後並去聲]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膳食○謂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饔人竊更之以鶩。御

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饔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減其膳洎盧蒲癸王何之謀○鶩音木鴨也去起呂反藏也洎其器反肉汁也)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慶封告盧蒲嫳(以二子怒告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席其皮)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子雅子尾)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謀○知音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歸父)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之子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釋宮六達謂之莊)文子曰可愼守

也已（善其不志於貨財）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龜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季慶封 從去聲）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宇泣 奉音捧）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之族）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封字）禍作必於嘗（嘗秋祭）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悛改悟也）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子息慶嗣）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戕殘壞也不欲慶封得救難）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妻慶舍女）癸告之（告欲

殺慶舍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慶舍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臨祭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所麻嬰爲尸爲祭尸慶奊爲上獻上獻先獻者○奊戶結反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優俳○俳皮皆反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束絆之也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魚里當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境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欒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國子尾抽桷擊扉三桷椽也扉門闔也以桷擊扉為期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

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甍屋棟○剌七亦反甍亡耕反以俎壺投殺人

而後死言其多力遂殺慶繩麻嬰慶繩慶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

君故也言欲尊公室非爲亂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

外難○稅吐活反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

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公所故弗克反陳于嶽嶽里名○陳去聲

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光鑑形也

展莊叔見之魯大夫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

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共○汜芳劒反食音嗣穆子

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工樂師茅鴟逸詩刺不敬亦不知既而齊人

來讓〔讓魯受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句古侯反○顏師古曰漢丹徒縣吳朱方也今縣屬江南鎮江府孔疏以時吳君是餘祭也杜以為夷末者以慶封此年之末始來奔魯齊人來讓方更奔吳明年五月而閽弒餘祭計其間未得賜慶封以邑故以句餘為夷末也〕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旃之也為昭四年殺慶封傳○殲子潛反〕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聞喪當書故發例〕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在襄二十一年〕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

反其邑焉（反還也）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齊別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邶蒲對反）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若出亡在外）（雖吾一故邑尚不得主之況邶殿乎）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遷移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爲之幅）使無黜嫚（黜猶放也○嫚音慢說文侮易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

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嫳於北竟釋放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亂治也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弒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葬崔杼尸邊以章其罪○一說即崔杼之柩蓋尸腐不可戮故尸棺於市以示戮而國人皆指目之也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知之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已在楚伯有迋勞於黃崖不敬滎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洧○迋音旺○水經注黃水出泰山南黃泉流逕華城西又東南與上水合即春秋所謂黃崖也今黃水在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東二十里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受戮必還爲鄭國害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祖守其家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言薄土○濟上聲行潦之蘋藻言賤菜寘諸宗室薦宗廟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爲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敬可棄乎爲三十年鄭殺良霄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昭伯叔仲帶○爲去聲子服

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邇近也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遑暇也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專任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識遠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駕鵞○駕音加公遂行從昭伯謀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吏甲之隙不以此廢好故曰禮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

也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八